





續資治

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

之四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四



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郡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園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絀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

然卒不果行

八月庚寅朔

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

是輔臣奏事垂拱殿 帝面諭之曰虜主受禮雲州遂龍表我
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臣設荷獎擢無所施設致此
外寇上煩聖慮聞命震驚不遑啟處無退自思念僅得粗略
切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
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
難出三也河北富饒河東空乏必不肯擊虜乏而驚我備富
饒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以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
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
行詭道出于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
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怨契丹
坐受中國所益之弊因此有隙屢出怨辭契丹恐其侵軼于
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朶兒族累殺威塞後兵契

丹之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
理七也契丹借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
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
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
論月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
日之禍独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
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
欲且令田况往彼接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所為非今來確
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一二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寔未堪禦寇
乃是張備豫之虛聲遠足以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
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尽力西
鄙未遑北事于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款兵緩禍而望
雪恥于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

至于身羞国耻庶几可刷于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寔弼不自安
于朝欲出避諛誘也凡日甲子田况往河北在弼宣撫後七
遣况而行也又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
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折所
領卒為三部使援隣道 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
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
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新昌石待舉獻計于
都轉運使張昱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
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
巡檢司雲翼卒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心
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常貴與待舉射
弓賭酒而眾辱之貴憑酒侵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為己功
因激其眾是日給軍衣眾遂劫持刀兵入衙門待舉挈家

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
守闕城率神衛招收兵部入東門以拒亂兵既而轉聞不敵
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
藏鹿角中為亂卒所害眾怨待舉甚揭其首眾射之又疑走
馬承受劉宗言與待舉同謀亦害之始迫緣邊巡檢都監王
守一為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常貴據城以叛禮賓副使兼
閩門道事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
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
命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宗祁知制誥
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
邈等言中書樞密院眾聽召臣等宣示契丹來書并朝廷答
書臣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寔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
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募興兵深入討伐之後元昊却

歸朝廷乞拒而不納今答書便云于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
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疆虜
如聞契丹見屯兵甲近在邊陲乃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
境有以為名夫患有遲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
君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
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
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
契丹結和不欲傷隣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
丹遣戶虧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細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
丹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仍乞于契丹回書中言
已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
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于西人無斗絕之曲于北鄙無
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先是育德奏

疏言契丹被朝廷恩腴為且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夫繼世兄
弟之權令二蕃自聞：久不解可現形便乘机立功萬一過
計亟納賊吳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未得元昊毫髮之助
而太行東西先有煙塵之驚此不可不察也為今之策宜使
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疑也
若無它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
昊如能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執固拒當為加伐如此則二
虜不能歸尤朝廷及聚議方平寔當筆皆不能易育初議為
戊戌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諫議大夫史
館修撰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伏聞契丹使耶律元衡來
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之且胡人當
無事之時尚乃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無厭之求况今用
兵之際豈得然而無請臣竊料胡人之意不出數策一曰借

兵于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之資糧欲假遼粟三曰軍興費廣
先惜數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
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胡人背約妄起事端
不當但務偷安每事輕許我守盟誓拒之有詞若只有借兵
之言最可理奪伏緣景德之誓共約休兵只如元昊負恩擾
我邊鄙本朝調發卒乘數年于茲未常假胡人之兵謀誅
討今若夾山部落入我境則當極力同共驅除境外之師
無名可出則借兵之謀不可許也若以資糧為詞亦當堅拒
伏緣國家封疆至廣軍馬至多內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賓
客四方之事賦入有常度但緣愛惜生靈不忍爭戰故割
自奉之金帛以資兄弟之困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固无
餘羨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云先借歲
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向前

固宜謹守誠信以敦万世之約况近歲新添金幣剝削已深
山澤之利歲計犹有不足桑蚕所產民力固亦無餘此要兩
國安寧是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過求若更有大事
如何應副侵凌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戎狄之求无
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預借歲物不可許也若云元昊
懷貳典賊通謀同謀之困所宜共嫉惟此一事最難處置從
之則杖在夷狄不從則強兵在境酌今之勢不能不從伏緣
北胡木參和議彼既有隙勢難兩交若謂元昊已有好意不
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踈耶律則胡人移兵于我矣臣愚以
謂元昊之論未定犹可緩之以順胡人之請其餘不可從也
臣伏讀唐史竊見迴鶻于唐朝有收復兩京之功每歲止賜
絹三万疋今來契丹歲取我物五十万其害深矣伏乞朝廷
密勅邊臣嚴設武備倘或胡人過分求索不宜輕許以重取

國辱廟堂之上固有謀猷諫諍之官惟憂闕失望朝廷載之
人言伏覩耶律元衡已朝見訖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
知河東邊奏警急並無不憂懼惟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
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
竊思之朝廷與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乘釁肆
其憑凌今者使來必北之故切緣元昊累曾稱蕃一旦僭叛
招携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
勢杖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虜主親與臣言
崇適去時云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
昊長伏之意又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
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夷簡病退崇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
此言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屢問館伴張錫終不與言
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如約歟

就則問而不对必疑朝廷有異謀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
曾具奏陳疑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
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遠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
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
謝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
然臣愚慮兵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虜而
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遠北虜亦有兵禍二軍連謀共為
矛楯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碍擇禍就
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為外虜
堅絕其約使北胡不能返覆以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
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借尊號改年名不稱臣不
奉表此其倔强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
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人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

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于中國者亦歎成和好之事
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沉吟而不報及其
使我絕之而遽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
也然而彼歎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
虜因犬獵之勢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于我若報之曰
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趨死傷之禍
况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為心也率失一小
藩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迴日曾達此誠且未常乞師無煩
大舉若元昊自有罅隙違忤北朝今之出師非復預議又元
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且緣名體未順雖以從之近者稱本
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洎往
歲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以許其每事恭順則
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興

四海會同僥失信于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
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
禽獸固當聞此而後心矣惟重弊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
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甲後幽州亦
遭掠奪財物迫奪婦人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
有衝突洎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常現北胡氣凌中國据拾事
緒以起虜端歸于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後已不可不早備
也惟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為然于是遣靖回謝其復書
略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
于本朝暫効順之故則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
守素將誓文入界僥不依初約則就可沮還如臣遵承則亦
唯却也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上面諭修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 上曰事苟宜
聞不可以中外為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備不許此據備附
傳右正言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余靖知制誥仍知諫院祕
書丞館閣校勘知諫院蔡襄為直史館同脩起居注是日襄
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党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惡以
要朝廷招安臣與臣脩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杲引
兵隨勝入城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
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聞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
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
官更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為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
生虜端不可便于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
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國為戎狄所輕者本由朝
廷威令不行今以動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

萌而教人咫尺必將悚動安慮其窺乎况事机不可失惟陛
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午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東平郡
王文德為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寧江節度使汝南郡王允讓
同平章事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迁官于是遞
進一等凡迁者三百二十一人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
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勅勝招安
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選人齎勅入城若遂開門即一切撫存
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
是知定州王杲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
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招亮也詔遣昭
亮是日照亮至與田况同諭賊終未信右待禁郭逵徑踰
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援
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
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

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尚疑之豈有
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
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呂其所知數人
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一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
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其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
悉阮殺之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
變與都運使歐陽修相遇于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
日誅之脩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
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朱史附傳或以富弼為夏竦乙
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摘所部
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勅約束之先是
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倚撫州縣苛東官吏人不得聘其
材宜稍寬假恬不為改乃加繩治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

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頗傷煩
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倍于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倚
撫微累不辨虛寔一例諭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
之速尔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惧其廉謹自守者則以為不
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
無所訴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慮所
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潔己改過其
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
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編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
剝為困歎怨無甚于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
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切恐未為國
家之福也此幸屬郊裡盛禮大需慶澤欲乞于赦書內特行
約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不悛必寘于

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資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稅亦乞除元
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
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勅約
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曰臺官意謂
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
揆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
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
之際獎之犹恐不竭力疑之誰肯尽其心昨天選諸路按察
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
時之極選凡被案選之人亦各負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
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敢報朝廷寧不
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
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

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犹
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
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荐引之人或权势僥倖之
子被按察使下當怨怒上忤权势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
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
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
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
雖未有大劾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惧近日致仕者漸多
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
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揆私怒苟有迹狀
乞下所司辨明若寔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
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荐之人富弼言

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
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日乞與婉順商議亦以必
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于元約事外別有詰難
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尽力與契丹相持
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
絕和約或大段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
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請此去
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
乞深加詳擇范仲淹言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
和通好礼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
之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
宗身經百戰大戰天下不敢贖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
及其国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恥今北

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
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
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于
此今衆議頃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
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
之地也今西戎驕怯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
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
稼穡選將練士使富民強兵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
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
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
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霄旻之
憂十月己丑九月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張昞之落職知虢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敏常領兵至保州

特免罰初昱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人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邪因叱去衛者故懷敏深恨昱之常密奏殺昱之則賊降矣會富弼力為昱之辨上意解枕坐前事落職戊辰鄭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呂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固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此據夷簡新傳執史筆者頗曰自製二碑名親書以賜之沂公始乞御篆碑額上靖公曰懷忠碑各三字王子融乞賜二家沂公新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曰靖公曰懷忠碑賜福院又改馬亭鄉為懷忠碑四字亦誤今不取康午刑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罷為工部尚書知穎州殊初入相擢殿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若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櫛舍以規利殊坐是絀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

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將以謂非殊之罪云蘇轍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八大王疾草上親往問疾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姓名在國識胡為用之宋祁為多士當草成敗之語并托章懿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多士當草詞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此幸正月十二日乙亥罷殊相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此幸正月十二日餘乃罷殊相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此幸正月十二日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諸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諸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湏科折者並奏聽裁即雖有宣勅及三司移文而于民不便者以聞從之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体量安撫王絲為侍御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初遣絲安撫湖南尋又遣徐的諫官歐陽脩言臣常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悞昨湖南蠻賊初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今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政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政未到又差周陵

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今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于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之失也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政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于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雖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現絲有奏請欲尽驅東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悉土丁子細名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其自以臺官是身出稟朝命恥以不才默坐于中強有施為切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

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悞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張
張絲者遂非偏執曲蔽于絲不敬中道召還彰已知人之失
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乞即論徐的等專了蚕事只令絲
至一路州軍徧行安慰乞即召還庶無甚敗奏入不報而王絲
在湖南凡十月蚤既棄息乃徙廣東丁丑元昊復遣丁守素
尹悅則并每批等未議事癸未前鎮戎軍巡檢右班殿直閣
門祇候李良臣為自殿丞制閣門祇候鄆州都監更名秦定
川之敗良臣為賊俘至契丹朝廷始以良臣死事常贈左千
牛衛將軍梅州刺史後聞良臣尚在諫官田况請且存恤其
家因封其母妻而錄其二子至是脫身來歸上特貸而用
之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良臣雖能終自技前不死戰為得寔
有罪今遽增六官復故職無以元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
迂議當斬贖為庶人蘓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

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効不聽甲申樞密使吏部
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
率寢格不行積詔者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
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右諫議大夫參政知事賈昌
朝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
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傳永吉以誅王倫故驟迂得入見
上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
度臣奉乏幸有成尔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謙
且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比幾歲對曰再歲矣未
幾謂宰相曰執中在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于是
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
上不聽諫官不止上乃命中使齎勅告即青州賜之且諭

其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体頗知朝廷約束兼余請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切謂宜遽行封冊今契丹舉兵西鄉在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度其勢必不暇他議苟有所誤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志益驕或于齎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如速之利也或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乘間生端則曲不在我况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為患也揣度事机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始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使來即遣余請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冊不獲請見契丹至于九十九泉還奏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深入為虜中微辭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變

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不請遣使深入軍中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惟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不解此最中之利設國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服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非現望加以契丹意在讎蹇元昊豈復妄怨于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倘或朝廷或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独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况于中國數戰屢勝徒誘于利乃肯和尔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于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于我未必輕于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已前

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望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望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為及楊守素等未出邊境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開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詔從請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五之五

仁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五

慶曆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
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
還自此邊人有逃亡亦亡得龍聚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
寨進納朝廷其榜：饑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
居乞書中央為界于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疋銀五
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疋茶五
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疋茶五千斤中冬銀
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疋雜帛二千疋乞如常數無致改更
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
詔蓋欲世世傳承永以為好悅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爰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庫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

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于信誓質之
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矣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
閱未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甲午詔河北緣
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初三嘏惡其
妻淫亂遁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官
歐陽脩亦請留三嘏 帝以問杜衍 曰中國主忠信若自
違誓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遁逃來
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
嘏祕書丞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已
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
從于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范仲
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
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二千餘戶散處黃河東涯 自來所

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別無城寨防守便邊戶
至今不敢復業地土既荒故糧草湧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
河東百姓又苦饋運之役今重屯不解久則自難供億此實
西賊困中原之策謂如靈武必須棄之今二州之人皆願脩
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搬移應用自可辦事况折氏
強盛之恃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
向去招輯蕃漢人戶從而安居強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却裁
屯漢兵茲誠守禦之長策也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
宜使就摠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 曰受詔
置堡寨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
也每得牒置案上督使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
封自効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
安皇祐中韓琦經畧河東業堡寨處多北漢名将楊業所度

者益知元有遠畧云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
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諛諂益甚人多指目介不
自安遂求出也契丹夾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戶歸元吳契丹
主青還元吳留不遣契丹主遂親將至境上各據山巖兵相
待元吳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乃罷契丹夜以兵招
元吳元吳有備反以兵拒之大敗契丹主入南樞密蕭孝友
寨禽鶻突姑駙馬契丹主從數十騎走元吳繼其去尋復與
契丹解仇如故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判國
子監余靖言臣伏見先降勅命并貢舉條制國子監生徒聽
學滿五百日方許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諸路州軍
監並各立學及置縣學本貫人並以入學聽習三百日舊得
解人百日已上方許取應後來雖有勅命曾到省舉人與免
聽讀內新人顯有事故給假並與勘會除破其如今非畫一

難以久行竊以國家興建學校所以獎育俊秀而訓導之由
是廣學官頒學田使其專心道義以思入官之術伏緣朝廷
所賜莊園房錢等贍之有限而來者無窮若偏加稟給則支
費不充若自營口腹則貧窶者衆日有定數不敢不來非其
本心同于驅役古之勸學初不如此臣以為廣黌舍所以待
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貧之人國家有屬賢之風寒士
得帶經之便欲乞應國子監太學生徒如有情願聽讀滿五
百日即依先降勅命將來取解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不滿
五百日者並依舊額取解應舉所有開封府及天下州軍立
州學處亦取情願聽讀更不限以日數所貴寒士營生務學
不失其所乃詔罷天下學生自聽讀日限甲子監進奏院
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
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

檢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侍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謙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荐其妻又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杖貴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間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于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謙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

過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尽矣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蓋益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柔所作也延雋延謙皆起子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官者操文待捕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因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

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对上陳其寔同列尤不悅

上棟識之曰韓琦性直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常奏崩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綱打元瑜姓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于魚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吏外十月為省

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不得食粟與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作一客不無聞此以傾杜衍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彭乘同修起居注呂溱既貶脩起居注缺中書擬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呂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而未常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益嘉之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居明臣誓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吳食后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家人務交游家為激計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托荐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多辟至于屬文之人類亡休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恠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知潞州尹洙上疏言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棄其見用又慶陛下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尔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過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尚党者遂毀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為易終之寔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

臣在唐甄之上修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于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尽其才如陛下待脩等未易于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過已移則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于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于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于上意不繫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詔如天禧故

事置諫官六員此據辛未太常博士錢明逸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已卯改上莊穆皇后謚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肅莊懿太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太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前日奉五后謚冊于文德殿宿垂拱殿百官自正衙後至大慶殿發冊寶授太尉出殿門時雨雪連日帝露立禱位俟冊寶登車袞冕沾濕良久還幄所司導冊寶赴三廟各于南神門外輕次以俟奏告畢皆納于室王拱辰行狀云章獻章懿章惠既升王拱辰言豐中卒如康辰朝饗景靈宮是日大霽辛巳饗太廟奉慈拱辰議上始至版位禮儀使奉降神之樂九受請即小次帝曰朕竭誠在祀固無所勞入奉慈章懿皇顏色悽愴左右莫不感動壬午合祭天地于圓丘始至壇下勅太常无得擅減樂声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河南北經賊剽

叔處第蠲其租十二月左子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宗敏綠
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蓋自宗敏始宗
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
其文曰咨尔曩霄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尔考服勤王事光
啟乃邦泊尔承嗣率循旧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
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肯自歸 本朝騰章累請遣使
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尔自新
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閻門
祇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尔為夏國主永為宗藩輔光
膺寵命可不謹欵仍賜对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万兩絹
二万疋茶三万斤冊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寸禱用
天下樂暈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鈕
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闊一寸九分緣冊法物皆銀裝

金塗覆以紫纁約称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
自置官属使至京就驛買膏燕坐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
見以賓客礼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
廷每遣使往館于宥州終不得至興靈焉遣使不至興靈子
奭既行尋有詔即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
不便曰若虜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則天下共知事由我出不
待契丹許而後行也今若候虜使至別無難意而後方令子
奭遂行則是自以講和之功歸于契丹直待得契丹許意方
敢遣使封冊中国衰弱絕無振起之勢可謂痛惜萬一虜使
知我尚未封冊詞稍不順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
則是朝廷不敢舉動坐受契丹制伏而又前後反覆大為元
昊所薄矣此事余請奉使時契丹已許我封冊今但自恐怯
更思改改臣寔未曉也兼契丹西征大岷山前山後非常困

樊必不敢止我此行伏惟朝廷據天下之大四方全盛若每
事聽候契丹指揮方敢施為使陛下受此屈辱臣子何安臣
忝預樞輔之列寔為陛下羞之亦為陛下憂之伏乞斷自宸
衷不候虜使到闕速令子輿行封冊之恩則天下幸甚丁酉
詔州縣以先帝所賜七條相誨勅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
獄還賜五品服知諫院余請言治獄而賜服外人知必以謂
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常有工
部郎中呂寬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
鞠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常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
覺是則今日賜翼非與奪之間貴乎一体小人望風希進無
所不至幸陛下每于事端抑其奔競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輒
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
臧康奴三族最大素號疆梗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

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
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世
衡時卧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
以計款虜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
禦寇三族既出不意又亡虜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
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
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
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范仲淹後徵蔕偕築
堡大蟲嶼堡未完而為明珠滅滅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
歸伏經畧使廷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
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狄青
乃不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始明珠等族數為
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禽酋豪三十九焚帳落八十獲牛

馬三千所得皆割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借笑談
自若富弼言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
薊之地有松亭閣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害以隔閼匈奴
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常輕視自晉祖彛
全燕之地北方關險及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无阻况又河
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則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
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于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
渡河而北遍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机者現其所說
皆有條理謂 太祖 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
而不能長驅 真宗初時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
哉蓋 太祖 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
將發兵禦戰胡騎雖勝知我相繼開壁援兵四至無退藏之
惧是以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 真宗即位懲喪師之歟

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
只許披城布城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于是堅
壁之下不顧而過一犯大名一犯潭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
而有長驅之患 真宗再駕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
也臣嘗為史官竊見國史以土人之說參驗之略相合即得
祖宗朝守利害又伏思今來事体不及 祖宗朝其事則
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
行北虜苟動必有關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
用兵于今七年大小比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
風畏怯北虜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
勝此威令不及 先朝震赫二也兩府大臣不敢主事設有
所至断然而行則橫議群興惑亂聖聽以此往、破壞暫行
復止是致朝政不舉北虜苟動事係安危誰敢為 朝廷主

張行事此執政者不及 先朝大臣王漸三也天下民人思
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
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必
有現囂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
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漭財物殫竭取于民則民力
已固取于內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惟有糧儲稍有
准備外其餘庫藏無不虛空北虜苟動所費無涯今未有財
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 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強敵竊中
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 編裨五七人
可于陣中役使北虜苟動大兵畢集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
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六也軍政陳施士卒驕墮居常
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謀殺官都將相結逃背若急有調發
使當矢石則豈無受亂與外寇勢合為孽昨堡寨事起滄州

州兵欲劫瀛州莫州兵欲劫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
日劫人殊无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士卒不及 先朝肅
整七也上件七事臣日親耳聞不敢緘默恐悞邊防大計
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 先朝已試之効而革今日因循之
弊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 富弼上章不得其
時今附見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一

慶曆五年春正月 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材費多而
虜使錫宴之所不可缺詔復以太學為錫慶院如故別擇地
建太學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先
是甫言陳執中不効教請補外不許 帝常問丁度用人以
資與材孰先度對曰永平宜用資邊事未寧宜用材甫又効
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 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
數論天下事願未常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謹力
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寢其奏度深銜衍且指
甫為衍門人及甫自契丹還亟命出守度待經筵歲久每上
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常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 聖人
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也罷河東陝西

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
察御史李京為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
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
之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諫職
也 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
人回先是元昊既敗契丹遣使齎表獻俘詔却其俘而受其
表及宗睦來知制誥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誠欲敦示大
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虜中君臣將元昊表狀皆
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讟本朝之語但虜王佯言元昊小人翻
衆交聞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為今亦宜使館伴示睦者將
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
之意使虜人知本朝聞其敗歟不敢分外邀求也樞密副使
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

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
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
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
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
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
之厚賂非謂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
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寔一旦我之邊備少弛
則有窺圖閉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
以羌人誘至邊民遽徃伐之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
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謀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徃河西趨沙漠
中所得者惟牛羊尔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
契丹异日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隲盟誓且河北兵
驕不練忽奔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才遺繒帛三十萬
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萬使虜日以富強而國
家取之于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
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威強
意欲平吞夏人倉卒與師反成敗歟犬羊之性切于復讎必
恐自此兵交未已且夷狄兵交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審謀
規彙之時也若能內輯綱紀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用
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
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
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
徃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
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
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使

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憂又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
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近裡州軍其鄜延路徙屯
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_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邊
路分轄於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
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
輕者請選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
度歲分二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糧
草兼使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
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
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范仲淹更往也復見諸
路昨招致置宣毅兵僅十一万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
况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丞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
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監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
可減以二三百人為額後有缺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
耗盡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
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上悉施用其言 賜潤州阜澤邵餽號冲素處士知州王琪
荐餽守道兵園素有節行故也餽上表固辭許之此據 乙
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為資政
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與弼既出使譏者甚
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
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 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
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
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 上從

之仲淹果奉表謝 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還將及
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
凡所推荐多扶朋党心所愛者尽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
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
聞有詔戒斥朋党心懼彰露稱疾乞匡繼見朝廷別無行遣
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主欺詐之迹甚
明乞早廢絀以安天下之心使奸詐不敢効尤忠寔得以自
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鑲學士院草制罷衍
而衍不知也自蘓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
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
于是中書共為奏言陳院今缺人乞且留甫等供職既奏
上頷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
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

何得遽尔更還白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王衍
党錮二人苟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
子以滅迹懷奸不忠 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為宰
相終一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院社
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充州制辭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頤彰
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預群議之莫道豈勞舊之敢私學
士承旨丁度之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
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節度使王貽
永為樞密使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宋庠為參知政
事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曰誰可代者得象荐庠弟祈
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權知開封
府吳育為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延州
龐籍並為樞密副使時西北邊事甫定育因上言今夏人納

款契丹講盟朝廷為息肩之計則未可足恃以為安也議者
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
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啟貪求必致生事又元昊殘忍
使无北患則跳梁西陲唯保安靜此深可慮者今邊警既息
正當致之以前事為戒後事為念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
之策夷狄聞之可弥患于未萌也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
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
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先是田况言比來災咎
頻仍蝗潦繼作陛下青躬引慝不皇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
走群望薰被之意可謂至矣然現當世之契驗致災之由其
寔役歛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歛之重由國計之日寔
國計之日寔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
幾三倍矣自昔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維

欲歛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灾沴不作不可得也 夫國家
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于諸
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則小不堪役
遂處惟欲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且分遣幹
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其廂
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則
恐立以致亂此慮事者之疎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
強者亦恥為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
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郵細故而不思揀獎
之原臣竊憂之唯陛下財幸 實錄繫此奏三年七月癸未
又韓琦三年八月始為陝西宣撫使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
遽言之若謂琦去年已汰邊兵則二年邊備殊未濫也琦家
傳載汰邊兵事在三年冬實錄誤審矣 按五行志四年
京師旱蝗蔽天實錄于七月戊午乃書兩自後亦不聞水
潦為灾四月始遣使汰諸路兵恐緣况此言也今附見正月未
五年二月

更詳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 諸州宣毅
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北京朝
官因人保仕始得叙迂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
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中少
卿監洎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遠長奔競非所以養士
廉恥也望酌 祖宗旧規別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
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
洙余請歐陽脩皆坐朋党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
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即獄劾竄陸經又言
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據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
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己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荐延輕薄列
之館閣與相倡和扇為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中外相慶
杜堯人以進用不出于己議論譁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

孫甫存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唐勣保任之法寔仲淹所建
仲淹既絀故元瑜亟奏罷之元瑜傳云與靖等相失然不載
求進尔与靖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瑜奸邪欲希合
是論者以爲奸邪元瑜奸邪晉矣豈必脩請惡之然後論者
以爲奸相假借尔知制誥余請言臣伏觀近降中書劄子今
後臣僚奏荐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
酒年十五已上弟姪等並酒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荐所奏親
屬並酒在九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比要嗣續門戶其
有老登即署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
而乃旁蔭踈遠房從年長之人則是拾親而用踈遠近而取
遠殆非國家善及子孫之意伏况自來奏蔭幼年子弟並
酒二十五歲已上方許出官雖授京官亦不破官中請受于
國家別無妨礙兼臣今來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
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親的而旁蔭屬于理不便伏乞特降

指揮應合奏蔭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拘年甲以
廣賞延之典從之 夏國主曩霄初遣丁芻闕聿則等來賀
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 成
戎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 帝謂曾
公亮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况詩三百皆聖人所
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
吏臣員缺與選人為市及奏缺至即榜之吏部榜缺自及始詔
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遷臣益練軍毋得
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
樞密副使吳育之言也育言當自前月初知制誥余靖言昨
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辭前又遣
使來以告西伐則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無有及時臣今奉

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臣其去就不足為兩朝重輕
設或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關上邊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乙巳以馬軍都虞侯公解為太學右正言錢明逸言閣門
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緣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
外只有審刑院或待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
在諫爭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稽稍頃刻則事涉已行
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
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從之 康成御迓英閣進讀三朝經
武聖略出陣因數本并陝西僧所獻兵器鉄渾撥以示講讀
官 上封者言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勅今後省府判官轉運
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更不循例差除委待制以上每年
于館閣朝官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判官或
轉運使副于知州軍轉運判官內舉一員充提點刑獄于通

判內舉一員充轉運判官者臣竊聞自來省府判官轉運使
副在 太宗時並是上意特除洎 真宗時參令中書選擢
今若令兩省以上保舉不惟 上侵宰執之權又下長奔競
之路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不因請託則人莫肯言洎于自陳
則扇成薄俗非所敦厚夙教旗別材良之術也蓋是向來中
書差人後多被諫官論列指摘徃日小疵家私猥事以致差
遣不定屢有改移遂此更張庶絕群誹况朝廷用才貴其立
功立事豈以昔日板築屠釣牧豎為嫌哉且待制以上僅五
十人若舉三人每歲當及一百五十人數年之後人數倍多
何以處置其所舉之人既舉之之後更望朝廷不次差遣未
得之間更相誇毀此非為選才乃作不靜也伏望特罷此詔
一切令依舊中書自銓擇吏才明敏望寔兼祿者充轉運使
副省府判官提點刑獄則官吏尽心于職事請托稍抑于輕

浮人無僥倖之心事存經久之體從之仍令御史臺通牒歐陽脩奏疏曰臣功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由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度事小人希令欺罔天聽臣請試辦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不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八國學班行迂闊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无小大尽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獨于省府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人豈名端士至如矣豈能尽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尽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騫于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則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托人莫肯

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僚無小大曾受人舉者十八九可尽因請托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各曾舉官豈可尽因請托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托只此勅舉官須請托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重要害之地皆以委信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郎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而况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須許舉官豈舉他官則尽公惟此勅則許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竝一人有三員舉至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至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一歲舉三人即總各是一人舉至豈敢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命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一日不避煩言而辨代

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如此事朝廷不復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沁小傍海經畫勸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見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尽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不為朝廷惜事体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政令法度改更如此紛紛豈有定制伏望陛下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寔之說凡于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勅意本是于國書檢用 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

即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僚指以為辭豈可貪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僚希附上言攻擊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寔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体則天下幸甚疏入不報 三月戊午述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國大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取損

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
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現聽略無一人啟口得非惜身
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
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
唯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于朝廷倉卒之
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虜卒
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
北方自虜至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
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預毀譽動思振緝紀綱
其志欲為陛下立万世之業尔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言
討伐元昊朝廷未測慮寔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
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于胸中事畢還朝
俯及都門未得一陳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

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可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
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誠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
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
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
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唯中選臣謂陛下不若
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
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
此恩唯思効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
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
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寔有所倚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
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于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
惟措置後時亦是自己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
于聖德聰者蓋以臣下朋党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

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固進用而救辦得罪之臣
自取禍患為朋黨不久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寮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
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諸關訟水洛城事
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
省政殿學士知揚州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
請以景祐四年慶曆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
者令解及二分為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
半其陝西路惟永果鳳翔兩處就試人多解額尚少用慶曆
四年赦恩已增分數自餘州軍所增未寬今欲每州各增一
名保安靜戎德順三軍本元解額今各許解一名其一若河
東汾邊州軍自來少人取解解額雖議復增諸州軍凡增三
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己卯述英閣講詩六月篇 上曰此

序自鹿鳴至著、者義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耶揚
安固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序廢四夷交侵中國道微先儒
所以作此序為萬世監也于是 上再令講之又詔補蔭選
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內銓候該參選日量試所習藝業注官
其慶曆三年十一月條制勿行三月二十二日監察御史包
拯言臣伏觀先降勅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
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
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
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勅
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于為學詔書
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寔誨人育材之本也近
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尔且國家推恩之典
其傲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

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蒞政憤然于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
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及事件欲望只今
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
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諫官錢明逸言中書五
房提點後堂官樞密院諸房副承旨主事令史以下請自今
毋得與臣僚往還從之 甲申詔曰朕以元之故已赦衆
霄罪許復為蕃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念師興以來陝西
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尋杖笞釋之邊兵賜
緡冬民去年逋負皆沒青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常為羌所
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迹
英閣讀漢書高祖封韓信為齊王帝 上曰高祖之後陳善
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得展其情
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丙戌罷八粟授官 會張原所請

是日歐陽脩上疏曰臣聞士不忌身不為忠信言不逆耳不
為諫諍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
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
素所委任之官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
小人諂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
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而衆善人
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去之則善人少過雖為一二求
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尽逐富
弼與仲淹委任元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
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僥論聞于中外天下

賢士争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尽忠而其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諤仲淹力諍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羨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无私以此而言之臣見杜衍等真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諂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者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但

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常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久冀昏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

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
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无備可與爭屈志冒和
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公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
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禦四夷未見
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不能
否洞達不遺故于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
而使群邪相賀于内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礼各優今仲淹四路
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
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
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諛巧特加圖任則不勝
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

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群邪爭進諛巧而正士繼去
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疏入不報指脩
為朋党者益惡焉脩疏附見時月更須考詳夏四月丁亥朔
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往稱賀是日上御崇政
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刘元瑜等往三京踈决御史李京言
陛下因天之戒恐俱備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自當
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榮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格
无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壞城
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
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不言万物出
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群陰之
害也今益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
借夷狄戒輔臣謹出命以壓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

年比間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盡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
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惟薄之愛重名器之分
庶几不累聖政上嘉納之閏五月戊戌張堯佐始自府界
不知苗繼宗是何時除授當考二月丙申判官向傳師伐之
宣為并代鈐轄兼知沂州不知繼宗于繼宣是兄弟否
夏國主曩霄初遣素齋咩布移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
歲以為常壬辰述英閣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无淪胥
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順則
通則清逆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
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紂正則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
能為治亦將相牽以淪于汙敗也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注
言魯男子独处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魯人
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戊申工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
使章得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

八年畏遠名勢宗党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
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
務得象无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
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上不得已乃許之
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其
言得象當是韓琦等去後傳云得象无所建明抗數以為言
得象稍居位自若恐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加昭
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
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庚戌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為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丁度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度在樞密建言周世
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補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寔騎軍
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缺又言契丹常
渝盟備預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瞻邊錄一卷此據丁
度本傳

附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任中師知曹州
中師自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當歸休之計 上憐
而許高 中師兄中正歷守并益曹三州又常為樞密副使而
中師皆繼踐之人以為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慶曆五年五月 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

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

士判史館修撰余靖並同刊修唐書 春明錄可考嘉祐五年

載本末當西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

在此時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

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瑩亦還其國不

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

多不加罪 帝乃貸元孫 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

弟常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上封者多言諸路轉運判

官競為苛刻均轉運使州縣厭苦侍御史王平請自今轉

運判官不得專行按察並須關報本司 己巳詔見任轉運

判官歲滿者皆罷平候官人也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常對契丹主為蕃語時待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請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請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 庚午出請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入其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純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請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五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留後李昭亮為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先是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雖緣恩澤進然本將家子習軍中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多所建請高勝龍猛軍蒲傳事勝

徹屋椽相擊市人皇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連州刺史夫緒諸軍股栗及 上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為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昭亮乞比類特給大例請俸詔昭亮任留後日料錢已給四百千特依大例定支餘人不許援例 大例定支會要在十月五日今附此 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眾手非是卒辭之中立長社人必丹陽人也 夏國主曩霄遣丁盧蒐名聿營呂則張延壽來謝冊命 己酉宣徽北院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許張傘係杖子上下馬如二府儀餘無得援例又詔公使錢特依宗室例歲給

其半初用和得宣徽使意不滿不謝未几遂有此授御史中丞王拱辰言杜審瓊 太祖 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 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无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不聽 壬子詔中書門下曰朕有事太廟格于奉慈每懷保育之仁優若見乎其位三后厭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牝隔闕宮有司不時討論使國有闕與朕甚惧焉其令禮官稽考故籍議并祔之禮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鄉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為邊備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得盡聞批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益調用軍儲洎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聞邊事從之備云奏疏言伏見北

虜近于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逼銀坊治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辦切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為大戎欺弱畏強雖示以怯今杜之于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而其險要所扼在于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有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數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

不得其情偽之寔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无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寔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所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我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教謀臣日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无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己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对梁遠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疾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歛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敬悅漢人未能收心其而虜人亦以怒矣

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數所在離叛攻劫近緣稍定方且招緝敗亡脩治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于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寔弱而不強尔寔弱而不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无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于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達勅敵尔聞其自敗初已未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簡募甲兵處開教閱之場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无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

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多驕
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
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
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
之強兵无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西北又將來之大患者
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如何但于本路之事以今年較
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大小皆得舉材而擇
能急于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
除漸循旧弊凡幹敏之吏熟于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
從不惟使才臣能吏不勅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
辦否也至如廢沿邊久任之制而徒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
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
于閑慢州軍尚憂敗政况于邊要之任乎然臣謂為國計者

若以北虜為憂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則其選材任將肯若
是乎臣愚以謂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
則于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臣聞虜人
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二十餘間然尚迂延未敢便貯兵甲更
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折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
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于湯則亦聞因而未敢
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以此事
用人之際革去旧例而惟材是擇忽聽小人之繆謀勿于忠
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至于目今小事未湏過自怯懼夫
事之利害澈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澈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况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尽
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廢言庶竭愚瞽少裨万
一備疏不得其時因脩請具
邊事附此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

史為試大理評事義叟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迂
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脩荐之召詔學士院而有是
命 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群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
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群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 德用出鎮
徐州在寶
元二年五月 辛未詔三班院自今使臣參班止令請律寫家
家狀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竊惟宗廟之
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嚴時饗典制具在今昔所遵
謹按唐肅明皇后本中間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
中並祔睿宗之室因朝 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 太
宗皇帝廟恭惟 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
章獻皇太后誕生 聖躬恩德溥大伏請迂祔 真宗皇帝
廟序于章穆皇后郭氏之次 章惠皇太后雖 先朝遺制
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 章懷皇后事

體頗同伏請迂于皇后廟序于 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
禮不當施于宗廟至如 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願托之重著
臨預之勞朝廷追適丕德崇尚徽稱名題之別廟則義无所
取且屬之配室則禮或未順况太廟諸室 皇后並無四字
之名乞請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皇后列氏
章獻皇太后曰 章獻皇太后李氏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
皇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乎太廟之正典如所依陳
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
同議以聞 辛巳詔殿前馬步軍今後所奏本司公事除係
常程依旧例轉奏外如有非泛等劃急連公事在後殿祇應
便今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闕報閣
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 此據會要六月二十七日事秋七
今三衙倚杖子奏事始此
月 辛丑暇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為崇信節度

副使洙前在渭州有部將孫用者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任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名為償之又以公使名不足假軍資錢回易充用及董士廉諸闕訟洙欺隱官錢詔洙分析而監察御史李京又言韓琦因處置邊机不當罷樞密副使琦過寔自洙始請并責洙復奉章与京辨執政不悅遣殿中侍御史劉湜往渭州鞠之洙竟坐代公使錢与孫用及私自貸詎甲申德音當追而官勒停特有是命湜頗傳致重法盖希執政意也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同詳議 三后并祔事伏詳 章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太后迁祔 真宗庙室序于 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礼官所議其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皇太后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皇后迁于 皇后庙序于章懷皇后之次徐于礼意竊所未安伏以章獻明肅皇太后

后在 先帝時正位中壺受遺輔政垂將一紀勤勞帝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奉况謚告于庙冊藏于陵无容异時更有輕改矧并祔庙祔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捐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无追減之例其 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 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慈均碩復景祐中已膺保慶之冊義專繫子礼洎別祠請仍稱 章惠皇太后依旧饗于奉慈庙堯臣等又言準中書送下龍圖閣直學士李昭述奏 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 聖躬靡及奉養之礼止極追尊之號 請序章懿皇后于 章穆皇后之上詔送兩制詳定臣等詳 先朝始議升配 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 明德之上是特 先帝深酌礼意决于聖衷乃詔曰載念尊親盖非極致在乎升降非敢惜辞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恭以 元德皇

后神主祔于 明德皇后之次伏况 章穆升祔歲月已深
奉慈三室先後素定若再議并降則情有重輕乞從祥符舊
章于禮為順乃詔中書門下覆議曰 緣人情以制禮則
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故成憲在前 文
考之意也配食一体二慈之宜也奉承无改陛下之孝也臣
等不勝大願請如礼官及學士等所議奉 章献明肅皇太
后 章懿皇太后升配 真宗庙室 章献明肅尊謚如故
章惠皇太后仍饗奉慈别庙皆得礼之安順祀无違者矣其
李昭述建言以 章懿叙于 章穆之上本其推奉極于尊
崇按祥符之詔書係 章聖之特旨今議者雖據前比臣等
犹所未安其位叙先後欲乞 聖懷制定使昭示万世永
无窮餘請付外施行 乙巳詔曰 国之大典無若宗廟之制
之為重也比朕以奉慈 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

靡寧故命奉常講求旧章而又參質于近臣考詳于宰司庶
无謬違以竭誠尽而卿等稽衆正論奏章柔上乃曰 緣人情
以制禮則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
言寔朕志祇覽祥符之詔深原 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契
際重形并降之辭故以祔庙之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議无
差別情靡重輕矧在菲凉欽率成憲今日之議敢或异諸宜
循先朝祔 元德故事恭依礼官所議奉 章献明肅皇太
后 章懿皇太后序于 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順下
成維志之美永脩明祀冀向灵心 戊申賜輔臣及管軍臣
僚臨机抵勝圖詔自今罪殊死者祖父年八十以上及篤
疾无期親者以其所犯聞 八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
知秦州田况遭父喪 辛酉詔起復况固辞又遣内侍持手
詔敦諭况不得已乞賜歸葬陽遂托边事求見泣請終喪

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况

得終喪在此年并書真宗封禪

之後不復校獵廢五坊之職鴛鴦走犬悉放山林于是兵部

負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上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

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詔有司草

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後獵于近郊壬戌

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聞甲子監察御史包

拯為契丹正旦使閣門通事舍人郭琮付之契丹館伴者

謂拯等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人以刺候強事乎

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

開門邪虜折不復言及拯使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虜中情

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

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

州至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

移小

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壬

午監察御史李京言竊聞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

不如意則譯言動衆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邊氓遠近不

安嘗現唐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易主謀師僅如

置棊濟以奸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公

遣主兵之臣既不選擇其人及軍士作過不問亂所由起一

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姑息守臣審前覆以避禍但務

因循亂由是長今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也宜下兩府

按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紈子弟一切罷之如素練師律則

使之久任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

所貴驕卒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此非特張紀律之

本亦所以制机事之先也九月癸未翔翰林學士王堯臣

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閣官欲請自今過館閣闕人許帶職

大兩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寔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書採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臨時取旨 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之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首免蓋貴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同責遂著為令 癸巳 校書郎宋敏求為館閣校勘王堯臣等上其所緝唐武宗以來至哀帝事為續唐錄一百卷故也 詔近臣考 先朝正史寔錄為景德禦戎圖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楊紘知衡州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民良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爾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從子為億後其為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冬十月

平此漢与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万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声弛其寔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舉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盡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寢成大害銀坊城等亦緣此而致不可忽也况即今边上將帥尤在得人昔 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寔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迂卒獲其効今則不然蒞事未几即圖迂徙又何暇于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寔効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 癸酉詔夏國北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甲戌

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脩為知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叔發遣戶部判官蘓安世為殿中丞監太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脩既上疏論韓琦等不當罷為党論者益忌之初脩有妹遠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寔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携養于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奸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脩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脩諫官錢明逸遂劾脩私于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殿陽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其故及于責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論脩者必欲傾脩而安世独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脩論張據何鄭章疏多明逸劾脩據脩与蔣廊延經略司言夏國之奇办第六劄雜錄第三有脩八劄

辛酉附 章獻明肅皇后 章懿皇后 神主于大廟 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燒諭州縣俾互相告論有傷化風無益事体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啟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 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諠諱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誠无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己巳詔選伴契丹使劉湜北界近築寨于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上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

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荐
太庙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
有差宰臣賈昌朝等言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
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寔所以講武事也問
者年而秩飲所以食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
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王安石誌孫抗墓云
不及整而禘已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鳴于殿中抗奏疏即
夜有詔止獵按仁宗以五年十月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
于城南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
罷御史南歸以夜乃六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
其在城南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
以奏議可考恐安石誤也今不取幸未始班曆于夏國 庚
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
固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于
國初尚沿旧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寔
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頗壹復茲兼領適合

权宜今西夏來庭防边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
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 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机要依旧同
高議施行 十一月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边長
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辛卯詔提點
京東路刑獄司体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
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
甚且欲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
因言介寔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内應執政入其
言故有是命仍羈管介妻子于它州初徐用人告直温等挟
妖法誘軍士為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屯田郎中
呂居簡居簡令勿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温等
既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探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
誅之大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石介附傳正
傳並云介詐

死北走契丹无往登萊結金坑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及
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叙前十一月辛卯此
諺謂弼在鄆州七月五日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有
批五冊本一月辛卯一詔爾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
劄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也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寔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
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龍興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
耶願以合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
介矣君年少見羨必為安可量哉弼臣高苑人也 因子監
直講孫復青監慶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
孔直溫反實錄不記按體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為直溫家
有介書也然則直溫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敗官事歐陽脩
墓誌云復敗 甲午迨英閣講詩角方篇 上曰幽王不親
在七年恐誤 九族以至于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 陛下親燕宗室人人
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 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 乙未迨英閣講詩都人士

篇 上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
人也又讀經武聖略至 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
在開南以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 太祖反令盡除
所過稅 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詔以邊事寧息盜
賊衰止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正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
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寔諛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
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鄆州 初翰
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為邊帥既而不行至
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
言康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辛丑命翰林學士張
方平侍讀學士宋祁再修景祐廣樂訖 壬寅殿中侍御史
劉湜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探宰相意
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十二月癸丑宣州觀察使知潞州

郭承祐為殿前都虞侯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其後監察御史包拯還自契丹上言臣近者累奏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守之繼業以給事中張齊賢為代其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虜請 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况西北二寇古嘗惡其連朋協勢况虜端已兆此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為國家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 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現其人如何尔必當考以應教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現辭氣之壞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

取人之要无大于此况河北河東同時地震变异如是不可不惧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為之具緩急圖之則无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八十六万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千五百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九十九客户三百八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口二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七

仁宗皇帝紀二十四

慶曆六年春正月戊子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銀數百方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于民也蓋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銀十餘万堯臣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肯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卹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然杖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上曰臣之術止于是矣且臣母老願解頰劇既罷上慰勞之堯臣頓首曰

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尔初學士蘓易簡丁度自即中進
中書舍人堯承旨及堯臣為承旨獨不迂官宰相賈昌朝抑
之也 贈太子太師謚忠獻范雍卒雍為治尚怒好謀而少
成在陝西嘗請于商鞅置監鑄錢後卒不可行又括諸路牛
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荐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初為小
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知貢舉
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脩撰蘇紳為吏部郎
中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脩撰知河陽紳銳于進取善中傷
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
未三月也是歲卒于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
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正傳云紳陰疏王德用宅忱軋
疏不遂出紳按德用以寶元二貌類五月羅樞密時紳未
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院矣宅紳急于進取故
輔亦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材瑪謂執政
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材瑪謂執政

曰鄉等謂瑪去朝廷遂無小人即執政未論 上旨 仁宗
日蕪紳可侍讀季士知洵陽按林瑪以慶曆二年二月逐蘓
紳三年七月始自翰內換大龍知揚州其二月壬子朔賜太
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傳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
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
无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安利之宰臣賈昌朝
对曰陛下發德音足以應天弭災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
郵民之意 癸亥荆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受寇未息
而官軍久戍請歲終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
言蚩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瘴氣毒其人
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邑宜融三州澄海忠
敢知其山川習技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
之俟其勢穷力屈然後招抚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

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特其議裁節
諸費及所增置官自指使臣今无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
副使龐籍之言也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是也
省願 叔同知北部貢舉張方平言 今之礼部程式定自
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受体而擢高等者後進傳効皆忘素
習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
講官不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寢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
以蕩猥煩為瞻逾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屢下詔
書丁寧誠飭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間有
學新体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
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肯臆條陳他事絀之
則辭理粗通取之則公達招意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
令豈國家取賢欽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体而澶

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招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
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礼部復謂才藝所取一
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旧數為限本志以方
合八年誤矣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係因雜犯
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康寅登州地震岨嶇山
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即海底有声如雷 壬寅御崇政殿
賜進士賈黯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十
七人同出身黷穰人也 癸卯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
十五人 甲辰賜特奏名諸科七百二人同出身及諸州長
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壬子叔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向在
翰林為學士見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已
五十餘員及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班簿京朝官不及二
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又嘗領三班院具景祐中使臣不及

四千員今六千員又領吏部流內銓約在銓選人僅以萬計
以此逐處率選用一年半闕比罷任候差待闕五六年間未
成一任而又所養非所用設有一頃重之地不免旋須擢人
仍舊不革恐數年間官濫不勝其弊其中書樞密院自用兵以
來叔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後之方平又言臣竊聞近有恩旨
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依舊者慶曆四年范
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雖行如國子監尚書省等
事並已衝改其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于國歲
奏補京官一員 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
弊法仲淹所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適宜臣近曾具天
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
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固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
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廢言也 降新河東

轉運使刑部郎中集賢院校理李昭遠知澤州坐奉使契丹
其從者嘗盜虜中銀杯也昭遠從者既杖死詔以銀盃送虜
中議者謂盜已正法送銀盃于休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
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休此據江
志 戊午詔使相節度使已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揮使至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帶遙郡團練使已上奏荐班行恩例自
今並依旧制餘依前後條貫施行此據會要寔錄无之必是
所宜條貫但史不詳爾餘悉依前後條貫或與是 丙子四
月壬子張方平所言不可以人廢言相閱當考 方館使榮州刺史知定州王德基為衛州團練使知雄州兼
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
上闕城居民甚衆而故堞隳懷久莫敢修德基豫調兵夫築
完之契丹歲遣使獻果餌前皆改服以見德基按以常礼及每
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是以指使代為 己卯叔御史

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七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
或一二年後互轉官或改戕且迂除之体率有常規若因勞
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群議
譬之賈人交易于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寔
亦有虧治体請自今文武官輒授前此而希迂改者並明行
責降從之 五月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万川陝四路
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并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
多務增課以為功徃：貽患于後又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
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前後不可悉數至下敕書
亦每及之初鹽課聽以五分析銀緡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
三十銀一兩緡絹一疋折錢九百至一千二百後嘗詔以課
利折金帛者從時估于是梓州路轉運司請增銀緡絹之直
下三司議以為銀緡絹直視舊雖增至三十已上然鹽直亦

非舊比鬻于市斤為錢百四十則于民未見其害不可聽後
邛州亦以為言三司亦以此折之于是邛州聽減銀緡絹一
分論者謂歲損縣官錢二万餘緡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
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可望
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戎尚眾因之飢饉事寔可
憂芻糧委輸最為切務朝廷雖懷柔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
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无以支又比來諸
州累報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
也夷狄也此時後宮无過制外廷无枉強所當戒慮者民與
夷狄尔内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備力有備而已今境土
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
土人自應足用况春夏之際戎人必无大舉君每年三月以
後沿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回内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

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駕不任馳教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齎送若今後所發沿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畧也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癸丑詔監察御史唐詢更不赴廬州詢肅子也初吳育在翰林尋詢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叅政而宰相賈昌朝與詢亦有親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特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拜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譖育世皆以為昌朝意云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沒占曰兵出 辛酉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

遣費以聞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况因謫見乎夫天之謹告人君使懼而脩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亦戒勅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丙辰詔開封府久早民多餓死其令京城去官井遠處益開井於是八廂凡開井三百九十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隘彭印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遂州共屯馬軍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壬申詔河北教閱諸軍並用 祖宗舊定陣法其後求所易陣圖亦令主將間習之時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陣法已熟而輒易之恐難以應敵也 陣圖與此不同當考 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

舊文訖 真宗世三建此科 陛下即位增科為六今兩者
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材二科隨進士科設
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賢良方正茂材異
等名號至美使舉而為之猶曰近古即自顯其美願所未聞
又有經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悉用經史名數及對詔
策不過條列義例稽合注解主於強記博聞虛辭泛說而已
若輔國體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總數人後乃至
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雖
非其人例不可抑况直言極諫非常無事而求茂材異等豈
謂循常之選其弊若此固宜圖之今條上兩漢故事漢武帝
建元二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
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者凡五十四年一舉賢良一舉茂材

孝昭始元二年詔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孝武地節三年
親遺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材
異倫之士凡二十五年二舉賢良一舉茂材其後孝元初元
元年地震元光二年日蝕成帝建始二年災異屢見河平四
年日蝕水災鴻嘉三年數遭水旱元延元年日蝕星隕光武
建武六年七年日蝕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五年日蝕和帝永
元六年凶饑安帝永初元年日蝕五年日蝕地震順帝延光
四年京師大度永和六年日蝕或詔丞相御史或詔郡國守
相司隸州牧或詔大將軍舉賢良直言者十六舉茂材者一
而已本朝但用兩漢之名而不用兩漢之制請自今不與進
士同特設科若因災異非特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
務罷祕閣之試疏上 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曰三
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

之士 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洪者出焉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極言極建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特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毋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與之欲救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末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科于茲累年隨貢舉而開踈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雋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

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毋災也三則輕改信今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此紛易况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下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毋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詢則言路有寄籛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望其傷國休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上是育言不復下兩制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仍須近臣論荐毋得自舉 上因論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育又奏曰陰和沮事正當明辨人臣言涉机密欲歸德於君或入告謀猷成固之美此類可以判名付外制

策天下公共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陰為沮革欲自上行此正好用所為非睿聰昭察則挾邪蠹國何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初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上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力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大抵希昌朝意且報怨爾上訖不聽也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特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令遵倍之兵在精不在眾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戡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辰之言也丁亥叅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紀年通譜庠取十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王偽年號括為一書詔送史館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言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岳

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与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宮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希古奉進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据其罪無所得唯得与靖接坐主簿既以違勅停任而靖受宮後乃更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其在故有是命請駁光記聞據壬寅上謂宰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周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与天下共也僕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已欲朕何以待諸勳旧乎賈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首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抑亦保全外戚之福也明年四月乙丑內殿承制閣祭知馬軍副都指揮使逐州觀察使許懷德為安靜軍苗後

言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除命記
出非次緣懷德自在邊城為將領素之勞効比諸儕輩尤無
材奪去歲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侯遷馬運副都
指揮使今者安接體例使陳乞恩澤軍制于挽朝章乞
奪軍職付環衛或除一郡 先是監察御史包拯言近降條
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閣門告報如違仰御
史臺彈奏者竊見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覆公事為名因而
侯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美知越州因上殿叙述乞改
官績又群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牧馬回上殿亦乞省府美
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勅罰到今宋馬軍副都指揮
使許懷德上殿乞轉觀察苗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
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濫聖聽人之寡廉一至于此是欲望特
賜取勅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陳乞恩澤者或有彈

奏並乞依條勅重行朝典庶使僥妄之輩稍知警懼極言
既不從懷德遂遷留後方平又言之訖不從也五年閏五月
既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廊延經略使沈邈已成罷
官員使臣四十四人九月庚寅所八月 詔臣僚子孫特廢
無賴嘗被其刑者如再犯私罪更毋得以贖論時邵武軍言
故秘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廢免 上特命
加真刑而更 此條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
款稱臣然大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棄罷兵之後漸弛邊
備其益務練士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
癸卯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
遠及武舉人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武舉
授三班奉職者兩人借職者十七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二
十四人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及子弟兄制策

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彥遠至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
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
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徃日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々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
天下之民未定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
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
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
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徃時元昊內寇出入
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備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
招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湖
廣靈獠剝畧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
之効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則天
下幸甚 賜宰相賈昌朝等并從官御飛帛書人一幅 癸

酉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工部
侍郎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
爭議 上殿前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
也願為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龐籍女嫁叅知政事宋庠之
子庠固言於 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
育爭 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朝使人約方
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我
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為昌
朝地也 其蓋方平墓誌及本傳然誌謂育卒罷而高差納代
非叅政墓誌似不取 甲戌監察御史唐詢為工部郎中直史
館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 九月庚寅戶部副使工部
郎中夏安期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
畧安撫司議邊費凡奏省貞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八月乙巳可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
書可叅考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兼四時有
擊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兼四時有
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下寧告戒也伊洛暴漲
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
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
哀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克佐非才由官
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月
議政復百官轉對上謂大臣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
使本傳以摯言為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也按災異
使皆今事因摯言為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也按災異
摯言亦在是月惟摯言為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也按災異
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
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

若執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卧貴鹿吳移已在
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為界下河東徑畧
使鄭戩而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
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為界上乃
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
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峽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于嶺表相
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
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者前志之言蓋地主陰、者臣
道也民也靈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摧強之臣
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重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
為大患故于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素係作梗一方
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
可輕忽而又海南交趾氣炎漸張路接苞容頗連溪峒南方

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于撫禦蠻寇侵擾遂致用兵度支困于饋食方鎮疲于戍成因而有徐州龐勳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常起于細微禍常成于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饒必不大至連結共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法不勝于姦尤亂必始于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予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偏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選也緣先化軍一賊窟發朝廷條約失休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讟臣比在審刑諸

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日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利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雖閱習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倘乘隙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嘗習學及後招刺之時既備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給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倘緣凶歟扇惑流民結為賊盜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崇之氓惑于禍福往往奔奏走相從聚散遙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度使滋蔓惡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眾各有部卒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

也所謂地震之異倘在民與重夷此其最可慮哉潭州劉夔
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畧宣毅冗
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忤法冒禁謂須別
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伏亦合嚴降約束收納
入官村落神堂令在所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
患豫防之大略伏冀採納施行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
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張子奭道病故也建中特
延經署司機宜文字與夏人楊守素說地界有眾暴至二輕
騎服前司滿向建中夏人報腹使射日吾不憚死懼禍兩國
衆服其量此據秦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
陵縣附傳當考
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監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濱州務
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東之淄青齊
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監聽人貿易
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

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事宜以來河北之民揀點義勇
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
于胡虜几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臣戎狄之法大乎簡易益
趨俱賤科徒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
朔故許通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為懷怨
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鹵
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眾邊
民怨望非國之福也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
敷民怨其議遂寢河初議及王拱辰奏錄不載余靖諫章獨存
蓋先有建此議者請論其不可拱辰奏而權法時請諫章獨存
舉權又為河比漕方臣所沮而不可拱辰奏而權法時請諫章獨存
畧令參取未下而張方平所沮而不可拱辰奏而權法時請諫章獨存
三司使拱辰請草及食貨志以志平定錄國史及拱辰為
監下其議于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為不可都轉運使

夏殊誤也殊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
月無子却為都轉運使何邨奏議以魚周詢為夏殊且
魚周詢也王巖史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為夏殊且
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算十無二三請勅
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算錢歲可得倍
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
哉于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早見上問曰河北再
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日周世宗權河北
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遠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
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
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者虜塩益售是為
我歛怨而使虜獲福也虜塩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
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方平日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爾

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察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
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
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曰使貨志三司奏用其策下詔
未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須下詔蓋已立法而
未行意當得其宜今從之食貨志不載太平事蓋殊畧也
章傳又議權鹽監察御史何邨亦言臣伏見河北諸州所產
鹽貨自太祖開寶年降詔罷禁通商止令收稅于今多年
民享其利昨聞臣僚屢書欲權買滄瀕鹽入官召商旅入中
邊上糧草算請且欲權滄瀕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禁則
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軍從此民必受弊河北一路除
滄瀕出鹽外其深冀邢洛等十數州地多鹹澆不可耕殖民
唯以煮小鹽為業衣食賦稅皆出于此若果禁斷一旦窮民
失業散而為盜則所虞非細近因朝廷指揮下本路都轉運
司相度事雖未行民心已甚疑惑况本路諸色鹽官中久未

各已定起稅額每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用推法或
商旅來信不來莫請所得年課未必增多兼聞都轉運使兼
周詢已具條利害論列亦謂推法不可行而止乞增稅臣竊
謂此舉于河北事體利害最大其臣僚所請推蓋且乞停罷
如朝廷已議定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指揮下本路
諸州軍告諭人民以朝廷今未並用旧法不復行禁推之意
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辛丑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王津園
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前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
里部隊相應 上案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
居民或畜狐兔見雉驅入場中 上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
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
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雅其衣食麕羈而能享
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杖駕前兩、相當掉鞅

扶犁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現士之才勇也免所過民
曰在園內租稅一年_固



